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THE
TWELVE

末日之旅

系列

十二魔

[美] 贾斯汀·柯罗宁 著
李静宜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末日之旅

系列

十二魔

—— [美] 贾斯汀·柯罗宁 著

SHI'ERMO 李静宜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

亲爱的读者朋友:

本书已入选“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在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

按照国家环境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选择绿色印刷图书,畅享环保健康阅读!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桂图登字:20-2011-001

Original title: THE TWELVE

Copyright © 2012 by Justin Cron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魔 / (美) 贾斯汀·柯罗宁著; 李静宜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7.6

(末日之旅系列)

书名原文: The Twelve

ISBN 978-7-5448-4670-7

I. ①十… II. ①贾…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7570号

责任编辑:张慧芳 文字编辑:刘盛楠 美术编辑:严冬 装帧设计:严冬

责任校对:高雅 责任监印:刘冬 版权联络:王燕超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毫米×1260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330千字

版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册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目 录

第一卷 幽灵.....001

记得我，在我离去之后。
踏进静寂之地，
我永远离去。

——克里斯廷娜·洛瑟提《记得》

第二卷 密友.....015

此刻已是夜黑风高之时，
教堂墓园张开大口，
地狱吐出毒气，
污染世界。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第三卷 田野.....193

今日他与我一同浴血，他是我兄弟。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第四卷 洞穴..... 229

没有光，但也看不见黑暗，
只照见哀痛。

——弥尔顿《失乐园》

第五卷 油道..... 277

看见他人哀叹，
我能不随之悲伤吗？
看见他人的哀恸，
我能不寻求仁慈的抚慰吗？

——威廉·布莱克《他人的伤痛》

第一卷 幽 灵

第一卷 幽 灵

记得我，在我离去之后。
踏进静寂之地，
我永远离去。

——克里斯廷娜·洛瑟提《记得》

疫后九十七年，夏季
第一殖民地倾覆后五年

1

修女孤儿院
得克萨斯，柯厄维尔

在晚餐与晚祷之后，如果是沐浴之夜则是在沐浴之后，以及最后的讨价还价（“拜托，修女，我们不能晚一点睡吗？拜托，再多讲一个故事！”）也结束之后，所有的孩子都已沉沉入睡。万籁俱寂之际，艾美静静地看着他们。修女们早已习惯了艾美在深夜漫游，虽然孤儿院也没有什么规定说不准这样做。艾美像个幽灵似的，从这个静寂的房间到那个静寂的房间，在一排排床铺间来回走动。孩子们躺在床上，沉睡的身体在歇息着。这里最大的孩子十三岁，已经接近成人了，最小的还只是小婴儿。每个人都各有身世，通常也都是些悲惨的故事。其中有许多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缴不起税而被送到孤儿院的弃儿，其他的则是拥有更加悲惨的遭遇的受害者：母亲死于难产，或母亲属于未婚生子而不堪忍受耻辱，父亲消失在城市的阴暗底层或在墙外被掳。孩子们的身世背景各有不同，但命运却大致相同。女孩立誓加入教会，日复一日地祈祷、冥思，照顾孩童。男孩则成为远征队队员，立下虽与女孩不同但严苛程度却毫不逊色的誓约。

然而在梦中，他们依然还是孩童，艾美想。艾美的童年是她心中最遥远的回忆，那仿佛是很长一段历史的缩影。但当艾美看着这些沉睡的孩子，看着愉快的梦境在他们熟睡的眼前飞掠而过，她觉得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童年——在那个童年里，她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对眼前的一切、对自己人生太过漫长的旅程还一无所知。她已经

活了太久，太多的岁月让她再也分不清楚这年和那年。所以或许这就是她深夜里漫游的原因：为了回忆。

艾美总是把凯勒柏的床位当成自己闲逛的最后一站，因为这个小家伙通常会在睡前等着她。凯勒柏宝宝，虽然他已经不再是个小婴儿，而是个五岁的小男生，并且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结实强壮、精力充沛，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会发表时而幽默时而惊人的言论。凯勒柏从他妈妈身上遗传了高高的颧骨以及橄榄色的皮肤；从他爸爸身上则遗传了不屈不挠的眼神和黑色的粗发，也就是殖民地里大家所熟知的“乔克森家族头发”。他融合了父母的外形，像是用双方家族碎片拼成的一张图。在凯勒柏的眼睛里，艾美看见了他们。凯勒柏是默萨蜜，凯勒柏是西奥，但也是凯勒柏自己。

“说说他们的事给我听。”

每天晚上都有这场仪式。这个孩子仿佛不重温那段不属于他的回忆就无法入睡。艾美一如往常地坐在床沿，凯勒柏瘦小的身躯在毯子底下恍若无形。在他们周围有二十个熟睡的孩子，一片静寂。

“好吧，”她说，“我想想，你妈妈很漂亮。”

“她是个战士。”

“没错。”艾美微笑着回答，“漂亮的战士。长长的黑发绾成战士的发髻。”

“所以她会拉弓。”

“答对了。但最重要的是，她择善固守。你知道择善固守是什么意思吗？我告诉过你的。”

“顽固？”

“没错，只不过是好的方面。如果我叫你先洗手再吃饭，可是你不肯，那就不对了，这就是不好的顽固。我指的是，你妈妈总是做她相信是正确的事。”

“所以她才生下我。”他认真地说，“因为……为世界带来光是对的。”

“很好，你记住了。要永远记得你是明亮的光，凯勒柏。”

孩子的脸上浮现出温暖的喜悦：“说说西奥，我爸爸的事吧。”

“你爸爸？”

“拜托啦。”

艾美笑了起来：“好啦，你爸爸。第一，他非常勇敢，是个非常勇敢的人，而且他很爱你妈妈。”

“可是他很悲伤。”

“没错，他很悲伤。但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很勇敢，你知道的，因为他做了最勇敢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拥有希望。”

“对，在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拥有希望。你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她俯身亲吻他的额头，那里带着孩子特有的、温热的湿润，“好啦，时间很晚了，该睡觉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他们……他们爱我吗？”

艾美大吃一惊。她吃惊并不是因为问题本身，因为凯勒柏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很多次。她吃惊是因为凯勒柏提问时那种不确定的语气。

“当然，凯勒柏，我告诉过你好多遍了。他们非常爱你，他们现在也还在爱着你。”

“因为他们在天堂。”

“没错。”

“那是我们大家可以永远在一起的地方，是灵魂会去的地方。”他有点迟疑地移开目光，“他们都说你很老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了艾美一大跳：“这是谁说的？”

“我不知道。”他微微耸肩，“大家都这么说。其他的修女，我听到她们说的话。”

这是凯勒柏以前从未问过的问题。就艾美所知，只有佩格修女知道关于她的所有事。

“关于这件事，”她强自镇定地说，“就我所知，我比你老。老得足以告诉你，睡觉的时间到了。”

“我有时候会看见他们。”

她仔细打量着他的脸：“凯勒柏，你什么时候会看见他们？”

小男孩并不看着她：“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你是说你做梦的时候？”

小男孩没回答这个问题。

艾美隔着毯子摸摸他的手臂：“没关系，凯勒柏。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再告诉我。”

“不一样的，那和梦不一样。”他的目光转回到她脸上，“我也看见了，艾美。”

“我？”

“虽然你看起来不一样，和你现在不一样。”

她等着他继续说，但他没有说下去。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我很想他们。”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知道你想念他们。你会再见到他们的。现在你还有我，还有彼得叔叔，他很快就会回家来的。”

“他和那个……远征队。”男孩的眼睛里亮起光芒，“等我长大，也要像彼得叔叔一样当个军人。”

艾美再次亲吻他的额头，然后起身离开：“只要你想做，就一定做得到，快睡吧。”

“艾美？”

“什么事？”

“有人像这样爱过你吗？”

艾美再次被吓了一跳。她站在男孩的床边，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她想起一个春天的夜晚，旋转的木马，糖粉的味道；她想起一座湖，一幢林中小屋，和那只大手握住她的手的感觉。艾美的喉头一紧，泪水瞬间涌出。

“我相信他们爱我，我希望他们爱我。”

“彼得叔叔呢？”

她皱起眉头，心里一惊：“你为什么会这样问？”

“我不知道。”男孩耸耸肩，“他看你的时候，总是微笑。”

“嗯。”她尽量不露出异样——没有异样吗？“我想他之所以微笑，

是因为他很高兴看到你。好了，睡吧。你保证哟？”

他用眼神微微抗议：“我保证。”

屋外，灯光闪烁。这里的灯光不像殖民地的那样会让整个夜晚大放光明，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无法进行全面照明。但光线却因此像是流连不去的暮色，在星光点点的天幕下闪亮。艾美偷偷溜出院子在阴影里前进。她走到墙脚架好梯子，并不掩藏爬梯子的动作就径自爬了上去。来到墙顶上后艾美碰上了哨兵，一个强壮的中年男子，双手端着一把来复枪。

“你以为你是在干吗？”

但他只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就倒下了。艾美让他睡着之后就把他挪到墙边，把来复枪横放在他腿上，让他背靠着墙。等他醒来，他只会对艾美有像做梦一般碎片式的记忆。一个女孩？一个修女，穿着教会的粗布灰袍？说不定他还没醒来就会被其他哨兵发现，然后因为值勤时偷睡而被带走。之后被关个几天，但顶多就是这样，反正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话。

艾美来到空无一人的守卫平台。巡逻队每十分钟经过一次，所以她的时间并不多。耀眼的灯光照亮了墙边的野地，艾美闭上眼睛放空心灵，让思绪越过野地向外蔓延。

到我这里来吧。

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

他们来了，从黑暗中闪现。先是一个，然后又一个，再一个，他们蹲伏在阴影的边缘，形成半明半暗的光影。艾美在心中听见了那些声音，始终是那些带着疑问的声音。

我是谁？

艾美不作答，她等待着。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艾美听见了许多人的声音，可唯独没有他的声音。华格斯特，那个曾经爱过她的人。你在哪里？她的心孤寂得疼痛。夜复一夜，随着她身体的变化，她已经开始渐渐地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你为什么留下

我独自一人？可是哪里都没有华格斯特的踪迹，他不在风中，不在天空中，不在地球缓缓转动的声音里。原本是他的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她等了再等，直到再也不能在守卫平台待下去。时间流逝，墙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并且声音越来越近——哨兵来了。

你是我，她在意念中告诉他们，你是我。你们走吧。

他们四散离开，再次消失在黑暗之中。

2

新墨西哥，罗斯威尔南方一百二十二公里处

温暖的九月天晚间，艾莉希亚·唐纳迪欧少尉在闻到空气中的血腥味之后醒了过来。艾莉希亚，伟大的尼尔斯·科菲的养女，作为得州共和国陆军第二远征军的侦察狙击手，她已经接受了洗礼和宣誓。

她二十七岁，肩膀和臀部的肌肉很结实，一头红发贴着头皮剪得短短的。那双原本是蓝色的眼眸，如今也闪着橘色的光芒，宛如两团炭火一般。她轻装出行，不带任何多余的东西。脚上的凉鞋是由剪下的帆布与一条条强化橡胶编织而成，牛仔布长裤的膝盖和臀部位置都已被磨得单薄，棉衫被剪掉了双袖，便于加快行动速度。她的上身交叉横背着两条皮肩带，上面有六把入鞘的钢刀，这是她的标志；她的背上背着一条强韧的麻绳，绑着她的十字弓；还有一把半自动勃朗宁手枪，0.45口径，弹匣装有九发子弹，这把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使用的武器，挂在她的大腿上。

“八加一”，大家都这么形容勃朗宁手枪。八颗子弹喂病鬼，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八加一”，然后就结束了。

这个小镇名叫卡尔斯贝。岁月宛如强风肆虐，夷平了这里的一切。但还是有些建筑残留了下来，空荡荡的房舍骨架和锈蚀的棚屋是留存下来的残破证据，见证岁月的流逝。艾莉希亚整个白天都在加油站的阴影里歇息，然后在黄昏时醒来狩猎。她用自己的十字弓猎到一只野兔，然后剥了兔皮在火堆上烤着吃。

艾莉希亚遇事向来从容不迫。

她是个很有原则的人，行事自有一套规矩。她不杀睡着的病鬼，

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用枪。对于这项任务来说，枪声太响会制造麻烦，完全不值得用。她都用刀解决他们，或者用弓。迅速，干净，她心中一点迟疑和悔恨都没有，却总是充满了悲悯的祝福。她会在心中默念：我送你们回家去，我的兄弟姐妹们，我让你们从生存的监牢里得到解脱。之后，她会从刀鞘里拔出刀来，先用刀柄轻触额头，接着碰触胸口、头、心脏，超度那些怪物，同时她也希望在那天来临之时，她还能留有勇气让自己也得到超度。

艾莉希亚等到夜色降临之后，熄灭火堆动身出发。

好几天以来，她一直找寻长满低地灌木的宽阔平原前进。南方与西方矗立着山峦的阴影，那些阴影仿佛是从谷地上耸起的肩膀。

你们今晚在哪里？她想，你们躲在哪里？我的血亲兄弟姐妹们？

艾莉希亚是拥有三个人生的女人，两个前生，一个来世。在第一个人生里，她只是个小女孩。那个世界里充满人影和闪耀的灯光，时间从她身旁流逝，什么都没告诉她。她八岁的那个晚上，上校带她到殖民地的墙外，留她在那里过夜，她身上一无所有，甚至连把刀都没有。她坐在树下哭了一整夜，等朝阳照到她时她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小女孩了。“你明白了吗？”上校问她。她坐在泥地上，而上校则跪在她的面前。上校没有安慰她，而是一本正经地看着她，像个军人那样。“你现在懂了吗？”她懂了，她是懂了。她的人生，她微不足道的存在，她明白了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她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她在那天就这样在心里立誓了。

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原本是个小女孩，然后变成了女人，再然后呢？第三个艾莉希亚是新生之物，不是病鬼也不是人，而是两者兼具。她是个混种，是个综合体，是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她像个隐形者在病鬼之中行走，是他们中的一员却不是，更像是他们那些病鬼中的幽灵。她的血液里流淌着病毒，但还有另一种物质加以中和。那是从艾美，那个不知来历的女孩那里得来的，是科罗拉多实验室那十二瓶药物中的一瓶，其余的都被艾美亲手毁弃，丢进火焰里了。艾美的血救了她一命，但换个角度来说，却也没能救得了她。只

是让她，艾莉希亚·唐纳迪欧少尉，远征军侦察狙击手，变成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

有时候，艾莉希亚也说不上来自己到底是什么。

这时一间棚屋突然出现在艾莉希亚眼前。棚屋千疮百孔，残破倾颓，一半被埋在沙里，只有斜斜的铁板屋顶还露在外面。

她……感觉到有点动静。

这感觉很怪，以前从没有过。这个能力不是病毒造成的，而是艾美给她的。相对于艾美的阴柔，艾莉希亚是阳刚的，因为她拥有病鬼的力量与速度，但她无法像艾美那样读取病鬼的心，与病鬼的思想紧紧相连的网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她真的和这些病鬼之间没有任何感应吗？她没感觉到那些声音吗？没感觉到他们的思想吗？艾莉希亚的脑袋一阵刺痛，她的耳朵听到一些隐约的话语。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有三个病鬼，都是女的，应该说以前都是女的。不仅如此，艾莉希亚还察觉到——怎么可能呢？——每一个病鬼都保存着属于她们自己的记忆。比如一只关上窗户的手和窗外的雨声；一只色彩艳丽的鸟儿在笼里鸣唱；从门口望进昏暗的房间里，一男一女和两个小孩睡在床上。艾莉希亚的脑中出现了这些记忆影像，仿佛她亲眼所见一般。那画面、声音、味道与情绪，那纯粹的存在感，宛如三团小小的火焰在她心中燃烧。有那么一会儿，她完全被迷住了，对这些来自失落世界的回忆心生无言的敬畏。那个古昔的世界。

但还不只如此。围绕这些记忆的是无尽的黑暗，广阔且无情的黑暗。这让艾莉希亚打了个寒战，冷到骨子里。艾莉希亚很想知道自己刚刚感受到的是什么，她马上就知道了：是那个叫马丁内兹的人的梦。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胡立欧·马丁内兹，那十二个之中的第十个，因为谋杀治安官被判死刑，这也是艾莉希亚最想找到的那一个病鬼。

在马丁内兹的梦里，他永远在强暴一个名叫露意丝的女人，并且同时用一条电线勒着她的脖子。露意丝这个名字就绣在这个女人的上

衣口袋上。

棚屋的门松松垮垮地挂在生锈的铁链上，棚屋内的空间很小。艾莉希亚比较喜欢大一点的地方，尤其是在有三个病鬼的情况下。她把十字弓举在身前，小心翼翼地前进，悄悄地踏进棚屋。

有两个病鬼倒挂在屋梁上，第三个则蜷缩在墙角啃着一大块肉，同时发出吸吮的声音。他们刚吃掉了一只羚羊，地上还散落着吃剩的残骸，一团团的兽毛、骨头和兽皮。病鬼们在饱餐一顿之后显得有点恍惚，并没注意到她进来了。

“晚安啊，各位小姐。”

艾莉希亚举弓射中了倒挂在屋梁上的一个病鬼。先是砰的一声，接着是一声尖叫与突然响起的吱吱声，那个病鬼跌落在地上。其他两个随后跳了起来。倒挂在屋梁上的另一个病鬼松开手，膝盖抵在胸前翻滚了几圈，双脚着地后掉头就跑。艾莉希亚丢下弓，拔出一把刀，迅速干掉了原本窝在墙角，这会儿站起来正面对着她的那个病鬼。

干掉了两个，还有一个要解决。

原本应该易如反掌，但情势却突然逆转。艾莉希亚拔出另一把刀，还未做出动作，剩下的那个病鬼就突然转身伸手用力一挥，艾莉希亚手里的刀被打得脱手飞出，飞旋着消失在黑暗里。那个病鬼还没来得及再次挥手出击，艾莉希亚就倒地翻滚开去，等她再次拿着刀站起来时，病鬼已经逃走了。

可恶。

她拿起丢在地上的弓，重新搭好一支箭追到屋外。那家伙死到哪里去了？艾莉希亚快走两步，跳上棚屋的屋顶，她迅速观察四周。什么都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

病鬼突然出现在她背后，这是个陷阱！艾莉希亚陡然醒悟。这家伙一定是躲了起来，身体平躺在屋顶的另一边。此刻，两件事同时发生。艾莉希亚转过身，正在本能地举弓瞄准，同时一阵木材断裂与金属解体的声音响起，屋顶塌了。

她面朝下倒在棚屋的地板上，病鬼压在她身上，弓不见了。艾莉